

# 长风万里：李白的人生地理(六)

聂作平

**漫游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**

云雾像被水打湿的棉被，厚厚地裹住了终南山和山间的别墅。偌大的别墅里，只有几个看守的老仆。唯一的客人是李白。面对没完没了的雨水，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。

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——女道士。当然，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。因为，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。

李唐重道教，自认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。公主中间，就有不少人痴迷于修道，甚至出家做道士。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，与唐玄宗同父同母，地位显赫。年轻时，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叶公，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观，后来赐号持盈法师。终南山中的别墅，就是玉真公主众多修道场所之一。

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，拿着许氏的信，找到许家一位远亲。远亲官太小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给李白出主意说，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，不妨找找他。张说身居高位，文章驰名天下，受封为燕国公，与许国公苏颋——就是李白在成都干谒那位——齐名，人称燕许大手笔。李白精心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，已经 64 岁的张说一看名片就无比好奇：海上钓鳌客。

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，问他，你要钓鳌，请问用什么做线？用什么作钩？

李白侃侃而谈，回答说以虹霓为线，以明月为钩。

张说又问，用什么为饵？李白答，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。

这番对话很符合李白好为惊人语的性格，张说似乎对他印象还不坏，虽然没有举荐他，但把儿子张垍介绍给了他。张垍不仅是相门公子，还是玄宗皇帝的驸马。

张垍向李白说起了玉真公主，那个热心修道同时也热爱文艺的神秘女子——她十分喜欢王维的诗，王维借助她的力荐，一举中了状元。对这些京城往事，远在安陆的李白肯定知道的。

所以，当张垍把他送到玉真公主在终南山的别墅时，李白充满期待，他甚至能感觉得到，那条通天的彩虹正在降临人间，他即将跨上彩虹，一步登天——从年轻时起，他就不屑于像普通官员那样一步一步一迁，按部就班，而是立志要像管仲、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，立抵卿相。

在终南山等待玉真公主的日子，李白为尚未谋面的公主写诗，把公主尊称为玉真仙人，想象她修仙习道，行踪不定，如同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神秘莫测。

李白眼巴巴地盼着玉真仙人驾临终南山，然而，一等数十天，玉真仙人毫无踪影。后来，他从看守别墅的仆那里得知，事实上，玉真公主

已经一两年没过来了。失望之余，李白隐约感到被张垍骗了，可他只能给张垍寄两首诗，含蓄地发发牢骚。张垍没有回应他。李白只好离开。“繁阴昼不开，空烟迷雨色”的终南山恍如梦魇。

李白自称“一生好人名山游”，与唐代其他诗人如杜甫、高适、李商隐、韩愈等人相比，李白的确更热衷山水。他的热衷山水，既有因好道而“五岳寻仙不辞远”的成分，也有发自内心对或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，还有在面临失败与挫折时，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。

从终南山下来，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、坊州等地，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。心情稍稍平复后，他重返长安。意外的是，许氏远亲避而不见，张说去世了，他也不便再去找张垍。

幸亏在坊州时，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。靠这笔钱，李白在长安城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——并且，大约干谒无门，这一时期，与他来往的多是斗鸡走狗的恶少。为此，他遭遇了北门之厄。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，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，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。大概是李白得罪了一伙恶少，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。李白虽会剑术，然寡不敌众。正在危急时，陆调纵马奔来，把李白救走，旋又报告官府，为李白摆平这场祸事。

经此波折，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——不仅对长安失望，甚至，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。他在《行路难》里感叹：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”一方面，他安慰自己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另一方面，他又仿佛看破红尘，心灰意冷：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？”李白的一生，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之间纠结，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。

731 年暮春，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。不过，他没回家——尽管在长安期间，他因思念许氏写过十来首诗——但是，他不想回家，也无颜回家。毕竟，在长安一无所获，他怕回家后面对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——无论是真心关心的惋惜，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。

李白向东而行，经东都洛阳，折向东南而至宋城（河南商丘）。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：梁园。关于梁园，还有一段题外话。十多年前，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园寻访古吹台时，看到一座门坊，上书：梁园。开封不少地名，也冠以梁园或梁苑，如梁园小区、梁苑小学。甚至，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，也称梁园在开封，就在古吹台一带。

这可能是一种误解。梁园的修建始于西汉梁王刘武。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，甚受其母窦太后爱怜，地位尊贵。受封梁王后，建都睢阳，即商丘。梁王在世时，建造了一座方圆达 300 里的

园林，称为东苑、兔园，后人称为梁园，或梁苑。梁王雅好文学，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、枚乘等招至麾下，出没于梁园。

那么，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？尽管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认为在开封，但更多迹象表明，梁园其实在商丘。因为，商丘才是梁国都城，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，距王城却有 100 多公里。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，很可能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？

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伟，然而到了故址一看，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竹歌吹一同消失。池水干涸，古木幽森，他不由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：“昔人豪贵信陵君，今人耕种信陵坟”——即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史的人物，他的坟墓也沦为耕地。既然人生如此，世事如此，他只好“沉吟此泪泪满衣，黄金买醉未能归”。其间的意绪，颇像古人目睹“古墓犁为田，松柏摧为薪”之无常，亦有“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织与素”之感叹。人生易老，世事无常，不如及时行乐，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。不过，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，还没有从失望走向绝望，因此在诗的结尾，他相信时机终会到来：“东山高卧时起来，欲济苍生未应晚。”

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，它虽无甚名气，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。从颍阳到登封，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，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，没有人知道它和他。李白交游甚广，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。元丹丘乃职业道士，炼丹打坐，云游四海。有一种说法是，李白还在蜀中时，就与他相交。后来，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，要么与他应约相见，要么与他不期而遇。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，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。

在颍阳山居小住后，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，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。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。洛阳之行，李白与元演、崔宗之相识，并结为知交。聚会结束后，李白不得不回安陆——当他于 733 年回到安陆时，为期 3 年的一人长安终于告一段落。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理想和激情，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。一年多后，李白又一次上路了。

这一次是应元演之邀游太原。其时，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。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。按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，唐时从洛阳到太原，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、晋城和长治等地。

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，公路两侧是民居，民居外是平原，青纱帐刚起来，碧绿一片。这座如今普通的村落，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，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。不过，如果向当地人问路的话，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旧孟津。

老城村所属的镇子叫会盟镇，这个名字，来源于 3000 多年前武王伐纣时在此会盟诸侯。由老城村向北，几公里外，黄河日夜东流，大桥西侧，耸立着一座高塔，塔身竖列红色大字：黄河中下游分界标志塔。

由标志塔上溯 20 公里，便是黄河的最后一道峡谷：小浪底峡谷。出此峡，黄河进入一马平川的下游地区。孟津因而被确认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。孟津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的古老渡口。汉语里，津就是渡口的意思。那么，孟津古渡在哪里呢？主流说法认为，在老城村和小浪底之间的扣马村。

扣马村这个奇怪的名字，据说是武王伐纣时，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休兵。村子里，我看到一座歪斜的老屋，一方石头上刻着“商夷齐扣马地”。当地人，老屋是明清时的夷齐祠旧址。

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。李白不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，他只知，要前往太原，必须先往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。扣马村外的黄河，平缓宽阔，河中形成了一道修长的沙洲。唐时，供人们过河的，不是船只，而是浮桥。当时，利用水中沙洲，建成了两道浮桥，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。维护浮桥计有水手 250 人，木工 10 人。严耕望认为它是“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”。

李白和元演经过孟津浮桥，由南而北，大约再步行两三天，便会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蛇，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。

那便是太行山。八百里太行呈东北—西南走向，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。有一年 4 月，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的古道。沁阳往北十多公里，通往晋城的公路进入了深山。当年，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。1000 多年过去了，公路斗折蛇行，时而爬上半山，时而跌进山谷。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花岗岩石头，年久风化后，坚硬的石头缝里，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。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，给阴雨的下午带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。

与残留的古道相比，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平缓而宽阔。羊肠坂的得名，便是缘于古道崎岖缠绕，有如羊肠。

**高唐夜雨**

卢先庆 摄

## 李花雨

杨译

“江陵城西二月尾，花不见桃唯见李。”

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吃水果，尤其对脆李情有独钟，脆李果肉呈浅黄色，质地脆嫩、酸甜适度，被誉为“中华名果”。一口咬下去，果肉和牙齿之间发出清脆的“咔嚓声”，声音十分治愈。可爸爸妈妈却与我有所不同，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脆李，而李花才是重点对象，可我偏偏对任何花都懂欣赏，无论父母如何指点介绍，依旧转瞬即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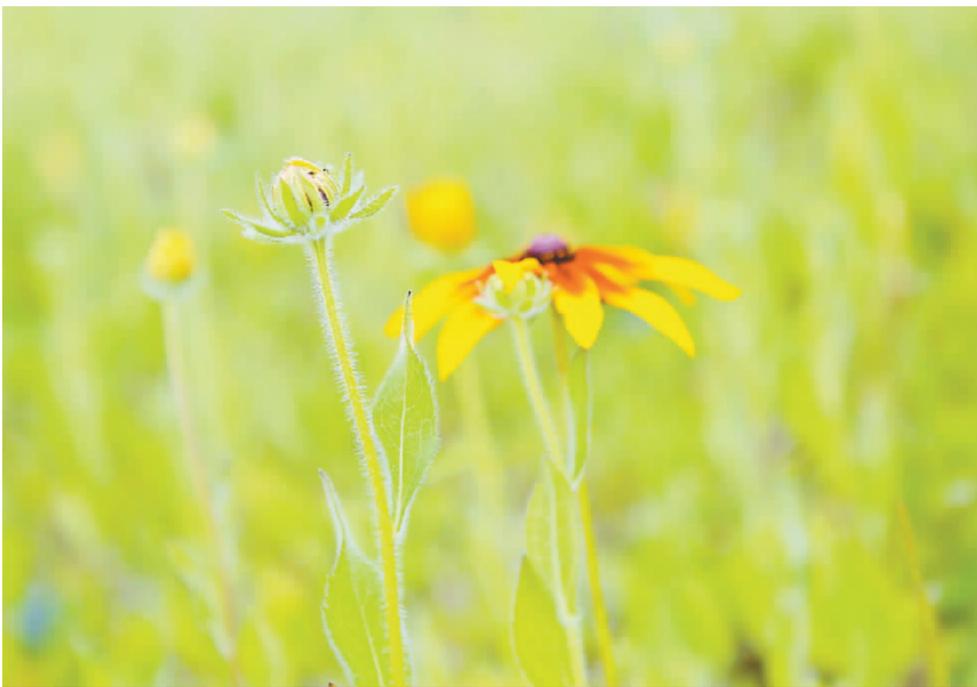
隐约记得那年春季，正是李花盛开的季节，妈妈望着院坝里的李树，口中喃喃地念道：“李花又该开放了。”可我似乎听见“李”字，不停地牵动她的衣角，欢天喜地地问：“妈妈，你刚才是说李子熟了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摘呀？我可馋了！”妈妈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揪了揪我的耳朵，说道：“你呀就只知道吃，连我说的什么都听错了，脆李还要六月底才成熟，现在才二月呢！”说罢，便带我去院中观看李花。

我虽不喜花，只因那香气太过浓烈，但李花香味虽不大，凑近一闻，淡雅的芳馨扑鼻而来，没有绿叶的衬托，却更显花的纯白，如棉絮的柔美，又似雪花轻盈。轻轻一摇，李花纷纷落下来，满头满身都是。我在这李花雨中不停跳动，大喊道：“哇，就像下雨一样，好香啊！”落的差不多后，只有零星的花瓣随风摇曳，看着地上的一层层李花，舍不得践踏，美的是那样纯粹。不可否认，我恋上了这一片洁白。

往后外出旅游时，不是没有见过李花，可母亲总说：“这里的李花再美，也比不过家乡院子里的李花。”

于是，我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“摇花乐”，还有那摇落的阵阵李花雨。

（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3 届 15 班学生。指导老师：易春容）



很久不写那些煽情又矫情的文字，从前我自以为是两个特别不显气质的词，而在我几近被世俗同化得再无风花雪月之时，方才知，那两个词真是尽显小女人家的动人。

一度以为，我定是要活成一个异类的，不知柴米油盐贵，不识俗流烟火气，只在我打造的一个城堡里，如何跟不同的男主谈情说爱，其间情商爱商在线，对爱与被爱拿捏得游刃有余。即便是有淡下来的时候，也能从各种大量的书籍中，抠出那些能打破一切规则的勇气和意义。

看起来，我确是这样活着的。惊觉于我被世俗同化的此刻，我正在尝试一些被既定规则以外的东西，比如跨越年龄，再比如试图拉开那遮蔽在女人眼前的，隔光遮羞的幕布。事实上，还真的做到了，可在触手可及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审视起过去和将来，那些因岁月落在身上的尘埃，因为某些来自于青春的对照，而变得越发清醒和狰狞。我能做的，是下意识的，将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某一种明明得到了却又叫人心悸的东西，推远。

## 夏有凉风

向欣

起先，我并没意识到，其实我早已落入生活的俗套，因为无力，就想要反抗得更强烈。这竟然是我这些年叛逆的起因。就好像，早在多年前，其实我不再相信爱情，但我非要去证明爱情的存在。其实我的心，早已留下了来自离别的伤疤，我就偏偏能再有经历千百次的强悍。

我一直在跟自己对峙，大多数时候，看起来是平和的，还用一些可以养花养狗养猫的假象，来找到关于淡泊的落脚点，但我知道，跟身边认识的任何人比起来，我依然还是有那种执拗的天真，偏执的任性，这种特质并不是天生的，竟是世俗把我推离到安于从容的另一面。我总是在这端望向那端，既不明白为什么他人可以把掩饰做到天衣无缝，而我却要再将另一种法则原形毕露。

## 诗雨

### 夏至(外一首)

李成燕

动用全部身心  
离群索居者一路向北，向北  
直到立竿无影  
他想看到时光之树最挺拔的颜值

风栖树上，和光密语：  
今天过后，离群索居者会往回走  
他有野兽的激情  
也有神灵的稳重——

离群索居者懂按图索骥的阳刚  
当然更懂如期而至的阴柔  
最孤独的时候  
他只牵一匹不吃夜草的瘦马

### 大河边

偶尔我在大河边  
我喜欢坐下来，听它说话

水鸟听惯了仍然了无倦意  
它们在水上飞，总会轻点几下封面

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终于知道  
插图动感的来源

《诗经》里的伊人其实不喜欢  
被蒹葭掩映，她翩飞到了现在

而大河依旧古老年轻，像老剧本  
经典里的角色季节般推陈出新

我喜欢坐在大河边  
一字一句琢磨关于自己的台词

## 影像世界

### 《夏日》

卢先庆 摄

**神女峰**

生命。我从来都不喜欢没有人爱也没有人的恨的状态，那是植物才该有的。我想成为一株植物，是羡慕于它们静如处子的姿态，而非羡慕它们没有七情六欲。我愿意去想念一个人，告诉他，这俗世里有一种比血缘更神奇的牵连，与天长地久无关，就是在这个时间段，胜过万物燃烧的温暖。也愿意有一个人想念我，想我坐在窗前的影子，也想我比水还软的柔情。

如果这就是煽情和矫情的话，我欣慰于我在生活中，还有这么点敏感的触角，还有多少那么不麻木的深情。凉风透窗而来，我为我自己，在一个角落，做我的少女。

